

流浪者計畫

前方的道路將會崎嶇艱難
我不知道它通往何方
但我還是踏上這條路
那是個寬廣的世界

鮑布狄倫

第十二屆 流浪者計畫分享

2016 年十二位流浪者，回台後記錄自己旅途上的故事



第十二屆流浪者 李永超於緬甸拍攝

目 錄

簡子倫	古來種巡禮	2
邱垂龍	尋找一鄉，一家	5
邱承漢	在熟悉又陌生的國度，尋找家港	8
林穎資	熱帶城市的使用練習	11
平烈浩	遊走西藏邊境	14
黃智琳	與天與地的情分 老鼓手的生命鼓譜	17
邱宗怡	在路上的夢裡在夢裡在路上	20
尹雯慧	旅羊毛	23
黃奕濛	糖，不是甜的	26
李永超	緬甸邊境之旅	29
江家華	來自中東，另一種聲音	32
買黛兒·丹希羅倫	放逐 只是為了重新呼吸	35

古來種巡禮

簡子倫 種子野台負責人

旅行國家 日本

旅行計畫 觀摩日本「古來種」的種子保存與推廣，透過地方風土找尋人與自然的關係

與其說那是流浪 倒不如說是一段考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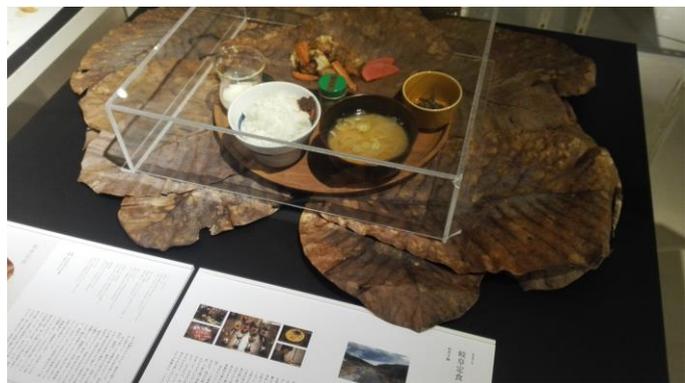
不確定的機遇下 在彼此差異的人地關係之間游移和探尋 找一種方式活著

不忘成為溫暖的人

在大雪來臨之際展開旅程，出走是想著要找答案：「傳統或在來品種的可能性在哪裡？我們將來還會有那份地方共感的相同味蕾嗎？在大雪來臨之際抵達日本，展開旅程。」



展桌上所陳列為地方專題的書本內頁的實體物件



自家採種的種子販售小攤位

旅程造訪了日本以良食理念經營的食堂，有的做便當簡餐，或是高級料理。相同的是用料理美饌分享在地或是支持遠方留種的農人，食堂作為料理的前線，架上常列的書總帶著信念，關於土地關於種子、關於生產關於人。除了食材本身友善，料理方式也清爽，多數這樣的空間對待親子和孕婦也是友善的。



店裡堆放熟成牛糞堆肥傳達土地意識的友善食堂



便當店的牆上貼著傳統野菜曆

到特別著重傳達地方品種議題的市集也好，或是一般的農夫市集也好，林林總總的作物擺在眼前，隱約有著物產之外的想法，透過生活美學和輕盈的風格緩緩地包覆人們，默默影響人們的態度。

看商家把地方故事彙整成為文化伴手禮，嵌入地方精神的書頁內容，化作一格格實體展場，用精湛的商業手法把一個地方性的生活型態躍然眼前。到地方鄉土資料館和圖書館，找著過往的資料，試著從歷史的脈絡裡發現一點什麼。在農業體驗博物館漫步，透過過去的自然住居和生活器具，緬懷早期的農村生活和公共功能。

我去參加種市大學交流會，感受遠在彼岸的同溫層，在高度商業化的社會裡為理想奮鬥掙扎。在不同的八百屋之間跑攤，在鄉野和直賣所尋找地方品種，有時可以探問到地方傳統作物的本尊和偏好的料理方法，有些甚至連當地人都已感陌生。去種子屋翻遍種子陳列架，即使為數眾多的是一代雜交的品種，但只要一看到固定種和傳統品種就見獵心喜。住在農家一起料理生活，田野仍然是我得到慰藉的所在，與藏種的農家更是一拍即合。



早期的農具陳列



節分日與藏種農家一起分食惠方卷和自家野菜料理

跟著友人在山邊探尋山野菜，在晚宴上交換烹調對方的家鄉菜，分享著山林和人生視野！慢慢習慣用漬物的味道去記憶一個地方，有了這樣常民的味覺經驗，才覺得我真的來過。一路認真地吃和將就地睡，被地方傳統品種的料理款待，也回過頭來用其做料理分享。也不小心帶上了各農家的自家採種沿途交換！



帶著各農家的自家採種沿途交換



小學生自己發表自己食農學習的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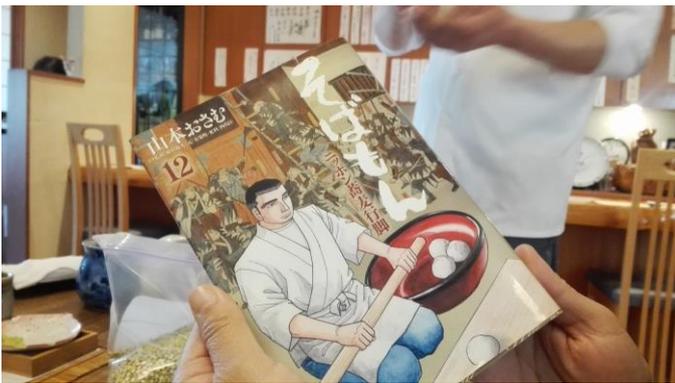
看似充實的尋味漫步，跋山涉水後卻帶著更多疑問行走，伴隨掩藏心裡的些許苟且，旅程末段，在一幅「不如歸」的字畫前撼動不已…

像日本這樣一個看似維護傳統的發達國家，我卻似乎可以感覺到流失的本體，在這個幾乎任何事都推向自動化，連洗屁股都不用動手的社會，幾乎任何產品都靠商業包裝推上消費端，外在包覆可以凌駕本真。身處此地的確方便至極，我卻感到哀傷。而那個失落感的源頭，我想大概是土地的脫離吧！

哪裡去了？

從餐桌到產地，滲透地域傳統野菜、的鄉野和城市生命，追尋日本小地方裡「可以吃的古董」即便這樣的想望蓬勃著，但城市裡的現實卻是薄弱和唏噓的…因為物流運輸和消費習慣的改變，大多數日本人其實生活在超市的食物戰場之下。

傳統品種也有另外的市場，目的不是應付眾多需要餵養的人口，只要有穩定支持的小小族群，相信會留下來的終究可以延續。要讓地方傳統品種復興，在採種、種植、料理、教育推廣、觀光發展等工作上，有賴各具不同身分和才能的人發揮力量，在地食物系統和味覺教育相對重要！



蕎麥麵店老闆的漫畫進修



諸國漫遊味增傳達著地方在來品種的多樣與重要性

我喜歡栽培者明知這些品種不好伺候，仍然用盡心力去嘗試，只為留下主流之外日漸稀少的作物。我喜歡當料理者談論對那味覺時，自然流露的情感和喜悅，想必是那份無可取代的熱情推著他堅持下去。

我喜歡推廣的人試著發展傳統作物的潛力，把各地的多樣性和特性擺在眼前，讓參與活動者感受那份新鮮和彼此差異的張力。

我喜歡感受的人願意發覺和認識，把心打開讓五感去體會，然後在眼神中透露出一種新的驚奇，獲得新的價值。我喜歡有群人在每個位置上認真的扮演角色之外，彼此協助彼此串連，形塑出一股溫暖的力量，試圖和土地相呼應。

這個極冷的冬天，不知道此行算不算符合期待，但可以確定的是，我並非走在勇往直前的道路上，有時候等待但不是拖，有時候繞折但不見得浪費，在這樣的路上撿拾一點點驚喜，每每因為這些微微的累積而感到值得…

誤差和錯失並不可惜，至少明白又要繞道了，還有自信身為旅人心裡的那一隻鷹，如果說任何事情都有侷限，至少可以相信還有溫暖足以轉換。

不如歸啊！回到土地的質樸感動，去勞動去服務去合作，感謝這些體會。

尋找一鄉，一家

邱垂龍 導演／攝影工作者

旅行國家 日本

旅行計畫 前往中日兩國的農業區，以肖像拍攝與文字書寫的方式回歸人最基礎的勞動：農。
從拍攝農民的紀錄故事，當中尋找自己與家人生活的根本與心底的家鄉。

「這一個月來，因為在農村大幅地轉換了生活的方式，雖沒親自下地勞動，但是腦袋一對比起過往的日子，心裡反倒有些猶豫，蒙蒙的。趁天冷，窩在熱炕床上，備了暖包熱水…」

這幾句話是 2016 年 11 月 23 日，當我還在山東煙台的徐家店鎮韓家窯村時，窩在自己的床鋪上寫的。就寫了開頭沒寫完，印象中，應該是被叫去隔壁炕上吃晚餐去了。



為了迎來寒冷的冬季而在葡萄園剪枝的小蓮姊姊

我是一名電影工作者，在台北擁有自己的影視公司（合租了辦公室）。雖然規模很小，也經營了超過兩年。我跟太太和一歲半的女兒以及三隻貓一起在故鄉桃園，兼顧工作與生活。夫妻之間時常討論現狀，解決每天的煩惱，希望過能更好。可是我還是覺得煩惱，而且忙碌與精神疲勞。自己因創業養家的執著而膠著於生活之中，並且一直讓本該擺在首先的生活挪後去遷就工作。這樣的生活讓我感覺距離「人的根本」挺遙遠，所以我想，如果有機會暫時放下它，更換另種方式，去看看人類最根本營生的「農業」，從跟陌生的農民們一起生活，從觀察與勞動中再度學習。也暫時離開心心念念的妻子跟女兒，轉換去另種生活來幫助自己釐清與比對，去清楚「家」的未來的可能，繼而尋找更好的方式。



韓家窯村 11 月份的暮色，田裡蓄水池結上了冰



海浩姊夫把葡萄殘葉枯枝耙了，一年總算過完

從 11 月一直到一月初，我以「肖像攝影與人物採訪」的方式，拜訪了山東省煙台市海陽市徐家店鎮韓家窯村等的葡萄園、蘋果園等，而後再到日本九州福岡縣糸島市各處的農場，進行農民肖像攝影的拍攝，也採訪他們的日常生活。我想了解人根本的生活：現在到底是長得什麼模樣？農人的生活是長得什麼模樣？我對此深感興趣。於是我選擇了亞洲最大的兩個國家：中國與日本，想藉由這兩大國國土上的兩個農業區農民生活的取樣，去了解我想重新思考的「人的根本」。從農民們的家庭、社會、經濟生活等處，觀察到亞洲國家以至於世界的走向。



跟初次見面的岡健太郎在農場勞動一天，最後才見他耕種這片用以申請政府補助金的大蒜田。

可是農業真是我不熟悉的，計畫設定不要壯遊也不太流浪的我花費很多心思與時間摸索，就為了在異地的生活裡尋找安穩的力量，更融入每日相處的農民朋友們。記得當有一次跟著乾表哥去煙台附近的小漁港釣魚，跑進刨扇貝丁的屋子裡去同那些外鄉來打工的民工大姐們談天（她們家鄉的農務暫時讓別人忙，自己從安徽等地跑來煙台打幾個月的工）。她們羨慕我的工作，說一輩子也碰不上拍電影搞娛樂的人。其實我也羨慕她們，能像她們這樣單純多好，笑多好。從連續三天在只有四、五度氣溫、又海風刮到到處都痛的情況下，從她們身上學習到一份不可言說的認份，以及對於生活就事論事的計量。像她們雖然一樣有苦有惱，但能有得做有得吃，談談笑笑，多好。我也想要這樣子過活。

這就是我的開端。



預防山豬再度侵擾，在下冰雹的雨天跟健太郎去載鋼網，扛上農場。

經歷了兩個月餘，一路從中國山東到日本福岡，我的生活照著心願逐漸單純。時間規律地過，下地，採訪農民，替他們拍照，在農村生活，不時幫點忙。不冀求四處流浪偶遇的浪漫，我虔心深入在生活裡頭，自自然然的，交朋友，走路或通車，放下相機，作為一個人該有的樣子。我覺得這樣很足夠。

我看見獨自安靜在山林間的農田耕作，等待返鄉坐月子妻子歸來的先生。我看見為了能早一年領退休金供應女兒們升學讀書而煩惱的母親；我看見來協助弟弟農務卻不時蹺班不見人影的胞兄。我看見自尊自貴失去禮節的小學生，我看見在心裡默默堅持在歐洲學習的樸門生活等待自己農場建立的勇敢女子。我看見城市做生意失敗，卻每年冬季回鄉替年邁父母刨地瓜芋頭入地窖的長子；我看見拋棄東京的電影剪接師工作，帶著年輕女友當農民結婚立業的藝術分子。我看見受到岳丈資助才得以有份自己的工作的摩洛哥女婿，我看見冬陽底下平均年齡八十歲、笑鬧群聚打撲克牌消遣的姥爺們。我看見為了未來的生計必須返回日本，與剛滿月女兒分別的新手母親，我看見曾經是村書記仍舊忘不了國共恩怨的樸實老農夫；在旅程最後十天我看見自己久違的妻子帶著心愛的女兒飛來福岡。我看見所有所有在中日兩地的他們，看見我的家人，現在我看見更安定更有勇氣的自己。



高倉夫婦在新設立的大根田前，說要再跳一次「廣播早操」給我拍。

旅行結束，好像藉由這些「看見」，我比較接近了人的根本的生活。所以現在，我明白，這會是我下一個階段的開端，可以繼續我的學習，心存感謝。

在熟悉又陌生的國度，尋找家港

邱承漢 高雄參捌旅居小主人

旅行國家 日本

旅行計畫 九州尋找港口人們生活裡的痕跡，反思港口之於高雄這座海港城市與居民的意義。

流浪之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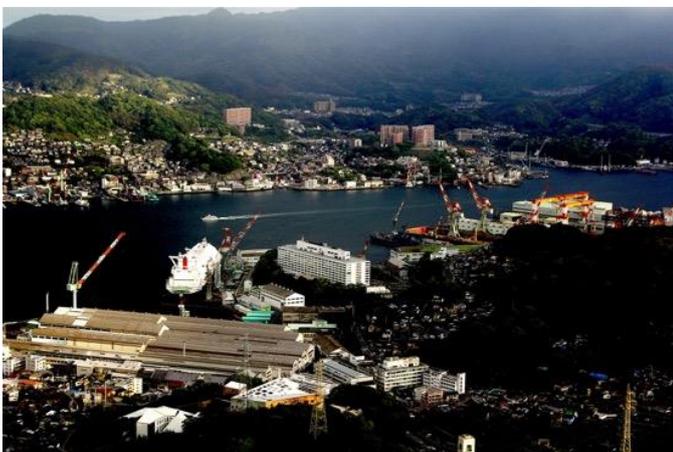
幾年前辭掉台北工作，回到高雄重新整理外婆的起家厝，也整理自己與這個故鄉的連結。只是，在家鄉探索得越深，越發現自己與這座城市越是陌生，而且不只是我，是多數的高雄人。高雄的靈魂是什麼？什麼又是高雄特有的個性與文化？許多疑問在內心逐漸擴大與累積。這時才發現，如同許多事物一般，熟悉的往往最陌生，太過習以為常的生活，卻是最容易被忽略、遺忘，或不被珍惜，港口之於高雄便是如此。

我希望透過探訪更多的港口，來找到些什麼。日本九州有著各類型的港口，而在歷史文化與地理環境上，也與高雄有著緊密的淵源。我在熟悉卻陌生的環境裡，尋找屬於自己的家港記憶，也搜尋著高雄的港口身影：同時也期待在這趟出走中，學會放下，並與自己和解。

關於家港／融於港口之中的生活

在九州兩個多月的日子裡，兩千多公里的旅程，緩慢地繞了這座跟台灣差不多大小的島嶼一圈，有時往山上雲霧繚繞的森林鑽、有時搭著渡輪在離島之間移動著，但更多時候就是沿著海岸而行，探詢著大大小小不同的港口。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長崎。長崎的港口是綜合性的，由工業港開始發展、轉型成商業與觀光，現在仍是這幾種功能並行的一座綜合型港口城市，也是在遭遇原子彈後，背負著巨大悲傷仍堅強站立著的一座城市。「或許是港口城市所具備的特性讓他們得以如此」參觀完原爆紀念館後我不禁這麼想著，同時腳下不自覺又走到在長崎時每天都來的港口公園，一個以港口與跨海大橋為背景的居民生活舞台。



遠眺長崎，一座美麗又堅強的綜合型港口城市



長崎港口

舞台背景鮮活而具港口特色：巨大的觀光遊艇瑪麗皇后號、載著各項機具慢慢滑行的工具船、剛到近海捕撈漁獲歸返的小漁船，又或是潔白一身的海上自衛隊警備船，這些不同類型的船隻們往來停泊。而舞台前一齣又一齣地生活日常劇碼不斷上演：這邊滑板少年做出高難度的跳板動作，彷彿跳躍過一艘大船；那裡的中年夫妻依偎著看海，也看著瑪麗皇后號猶如回味著初戀的甜蜜；更多的是年輕爸媽帶著小朋友與寵物在港口邊的草地上露營奔跑著；一旁大叔們則抽煙釣著魚或騎車遛狗。

那些就著港口的一切，就是他們的日常，一種已是生活習慣了的習以為常。於是港口和他們的生活緊密結合，不管商業工業或是觀光，生活就是如此構築於港口的每一片風景之上。但儘管如此，這裡的海與台灣的海依然不同，港口也不同。那些細微的差異，或許是因為每個人心理中有自己對家鄉那片海的定義，屬於自己的獨特視覺、聽覺、嗅覺、觸覺，甚至味覺感受。而那些的堆疊累積，就是心中的家港所在。

關於家港／移動與停留的旅人們

在那些點與點間不斷的移動中，不論是山、海、城市，你總會發現有種 *Dejavu*（好久不見）的既視感，而那樣的連結，總是回到台灣這塊土地，「啊！這裡根本是台東！那裡是雲林吧！我根本還沒離開高雄呀！」這樣的念頭一直不斷的出現，是開始流浪才發現，原來我們從來未曾、也未能真正離開那片土地，至少心理上是。

而一路上以「沙發衝浪」住在不同的當地人家，讓我結識了許多流浪多年的世界旅人。其中一對法國情侶 *Dan* 和 *Kim*，年紀不到 30 的他們，已經旅行三年多，一路從歐洲、俄羅斯、中國到東南亞，在柬埔寨工作了兩年後，決定換個國家繼續生活，於是來到日本。

「不知道耶，現在回去家裡覺得很難適應，覺得他們總是活在自己的世界裡、很難溝通。你能相信嗎？他們甚至以為柬埔寨在非洲。」*Kim* 說這句話時，臉上閃過一絲落寞而不悅的神情。我思考著，這些一直流浪的旅人們，對於家鄉是抱著怎樣的情感呢？那些抱怨只是近鄉情怯還是真心認為？那些我以為旅人總會掛念著的家港，在真正長期漂浪的旅人眼裡，是那樣的尷尬而不願意回去的地方嗎？

直到我遇到其他旅遊各國返鄉的日本人，才發現在這些流浪許久的旅人心中「學會停留，才是最難的事情。」辭去自衛隊工作，旅行五十幾個國家、騎著腳踏車橫越歐洲的阪本治郎 (*Jiro Sakamoto*) 說，旅行久了會有一種慣性，那種慣性會讓人停不下來。而他卻慢慢發現，唯有停下來，才能讓旅行更有意義，「因為這裡才是我生長的土地。」於是他回到日本的外婆家，一個產茶的小鎮，繼承外婆 120 年的日式老屋，開始招待世界各地而來的旅客、從日本各地前來幫忙採茶的季節工作者，也帶著在日本教英文的外國老師認識茶文化。



Yuki 與當地饅頭店老闆，也是她的三味線老師



雜亂無章的小店，卻是生活與記憶的濃縮，感受溫暖與力量

因為有家港，因而得以安心在外流浪，過著一種看似矛盾、飄蕩又安定的生活。那是旅人們據以安定的依歸，至少心理上需要有個家港。如果沒有，我們將不知道要漂流到什麼地方，因而迷失了方向，也迷失了自己。

關於家港／找到自己心中的停泊點

但漸漸地我也在旅程中瞭解到，那個家港，最終除了家鄉、家人，還是只能在自己心中找到，而不是向外尋求。記得旅程的開始，因為一些事件加上外在環境的影響，好幾度忍不住掉下眼淚，在福岡的河邊、或是騎著車的滂沱大雨中。

但在那些情緒低落的時刻，總是那些現實裡雜亂卻溫暖的生活片刻救了我。還記得某天在福岡，人仍難過地走在商店街，下意識地走進一間人聲鼎沸的拉麵店，其混亂吵雜稍稍將我拉回人間—那些大聲吆喝揮舞鍋鏟節奏如同舞蹈般的炒飯廚師、隔壁排隊哼歌的大嬸、電視傳出的野球比賽聲音。「是啊，生活就是由這些雜亂無章卻又契合的細節所組成，而這樣的生活讓人的心情穩定而踏實」。我擦乾剛流過的眼淚，收拾心情希哩呼嚕地吃著熱呼呼的拉麵，溫暖了胃也溫暖了心。

也是這樣的場景在旅程中不斷出現，這才發現，在這些不起眼的事物背後，卻藏著生活的痕跡、時間的線索，當我們身處其中，會因而覺得有所依循的踏實感。這樣的東西，我稱之為「生活」。

生命、生活、人生，就是建立在這些細微、雜亂的生活細節中，讓你產生「實實在在地活著」這樣的感覺，但那些生活細節卻也是我們最常忽略的日常片段。在好好生活的過程中，在自己內心的本質裡找到那個家港，那麼就算外面再變化、心理狀態再被牽動，總有一個最安穩不讓心走失的地方，可以穩定可以停泊。「那個是心裡很本質的什麼，而它來自於生活。」這是最簡單的道理，卻是我這次最大的收穫。

「這是一趟實質上與心理上的家港之旅。人們在漂泊不安中，去找到本質、找到家港，是一生的事。」在養成了習慣的日記本裡這麼寫道。直到現在，我的旅程依然尚未結束。

熱帶城市的使用練習

林穎資 曾任都市規劃師

旅行國家 越南、柬埔寨、泰國

旅行計畫 訪東南亞城市公共空間，觀察居民如何與炎熱氣候共存，創造相對舒適的生活空間。

所有行動皆是意念的延伸

旅行的動機很單純（蠢）。去年在歐洲旅行路上，突然好奇起中南半島長什麼樣子？如何在終日炎熱的氣候生活？我想像這個問題也許是重要的，跟熱帶國家鄰居學習與炎熱共處，會不會讓越來越熱的台灣夏天多一些舒適的可能。從確定旅行到出發，幾個月的時間過得忙碌，最後幾乎只帶著背包，揣著幾個模糊的念頭，硬生生從雜事紛擾的日常登出，在一無所知的情況下把自己丟到西貢，從零開始摸索，像是我一個人的寶可夢遊戲。

獨自旅行每天都要做很多決定，在一片未知的世界裡，決定要往哪裡走、吃什麼、做什麼、是否與人交談互動，在幾乎不涉及他人的生活中，自由與限制的距離無限小，每個決定都反應了追求舒適安全的理性與冒險犯難的衝動脾性兩方交涉的結果，意念造就行動，行動在真實的世界碰撞出與未知相遇的表面。

除魅流浪

「流浪」成為熱門的用詞後，彆扭也好，不願意被刻板印象的眼光綁架也是，我往往避免使用這個詞彙形容自己日常與非日常的晃蕩。因流浪者計畫而促成的旅行，讓我時時思考著什麼是流浪。

我所選擇旅行的路徑雖在台灣並不常見，直到抵達越南，住進青年旅社，才發現是歐美年輕背包客探索亞洲的熱門路線，無論從越南河內出發，沿著柬埔寨、泰國到馬來西亞、緬甸，或反過來，大量的旅人在沿途各大城與景點的青年旅社停靠，交換著各地不同的資訊：東國哪間巴士公司安全可靠、沿途哪城的酒吧旅館便宜好玩、三角洲今年旱災沒水還是別去好、某個海邊俄國有錢人觀光客太多，玩起來掃興。在這個巨大的網絡廊帶裡，不同的獨立行動者卻像是集體移動的旅行生物，甚至會在金邊路上碰見在越南古鎮會安酒吧見過的人。

原以為到了語言不通交通不便的東南亞國家，萬事得靠自己，應該可以算是「流浪」吧？萬萬沒想過在網路時代，在台北訂了第一間青年旅社，就這樣滑進背包客旅行網絡裡。如果只想到處走走看看，甚至不需旅遊書，一台可以上網的手機與青年旅社的資訊交換，便可輕易走遍東南亞，移動反而是最不需要花力氣的事，上網訂好車票與機票，甚至到點現場買票，搭上車醒過來就是另個國家城市了。日常的掙扎反而是如何突破這巨大的網絡。萬事新鮮的只能用手指認的世界，什麼都想嘗試，半島廣闊的山海、活力的街市、遍佈的文化遺產。參考旅人驛站的資訊行動總讓我有種罐頭旅遊的不自在，反而拋開指示，練習走入常民的街市，才感覺奪回自我探索的主導。「流浪」在這趟旅行中，字面上與意義上都裡外翻轉了一圈，並不是在地圖上大範圍的移動，而是拋開地圖，直面每天生活日常帶來的新鮮、困難與不熟悉，與之共存或樂在其中。如此說來，生活是流浪，流浪也可以是生活，流浪也許不是去了哪裡，是練習拋開慣性觀看我們未知的世界。



會安非營利組織在鄉村社區為兒童設計的手作遊樂場

與熱帶城市相遇

在兩個月流浪即生活、生活即流浪的日子裡，怕熱的我練習生活在熱帶城市裡。縱然知曉山裡海邊都涼快多，最後也不得不承認城市出生長大的自己，對在城市各種角落晃蕩還是比去山野來的吸引人：看街上賣什麼、人們用什麼方式移動、下班去哪裡休閒、街道怎麼設計，或如何不設計，人們自行在街上找到安適生活的方式、怎麼安排活動才不容易中暑、不同城市面對炎熱的態度是什麼？於是在不同的城市練習安頓自己的生活，也像是在練習使用一個城市。

有天和河內市當地的一個推廣公共兒童遊樂場的組織說好，一起參與他們在市郊的新公園裡蓋樹屋遊樂場的工作。記得那天比往日都熱，我在巨大無比的公園找了好久，才在島上的樹叢裡發現樹屋，十一點出頭，志工們已經吃飯躲太陽去。我好不容易找到樹屋，不想再花半小時走出公園覓食，坐在樹屋溜滑梯的平台上看了兩小時的書等志工們回來，倒也不算是太不能忍受。直到我們結束工作，搭便車回到城市，才知當日氣溫有攝氏四十度高，能坐在樹下兩小時不覺炎熱，完全證明樹木堪稱大自然的冷氣。

在河內市的生活，學會本能的把單車騎進有行道樹的路或遮蔭巷弄；不是家家戶戶有冷氣的城市，人們夜晚在路邊板凳乘涼談天喝飲料，我坐在湖邊看著男人小孩們釣魚，老人在椅子上聊天；在金邊騎著單車穿梭在車陣裡，尋找失落的新高棉主義建築作品。諷刺的是，結合傳統熱帶建築語彙與現代主義的新高棉主義建築，在房地產暴漲的金邊市，也得讓路給境外投資客的豪宅。柬埔寨傳奇建築師旺莫利萬的奧林匹克體育館，已被拆除的體育場周邊設施，正是為了讓給台灣建築師李祖原設計的豪宅。



伴我在四十度高溫下乘涼的樹屋



凡莫利旺的體育館作品，與周圍的豪宅建築工地

旅程從未結束

旅行也不僅僅在路途上，眼睛所見，身體所感的當下一瞬，往往是記憶延伸的標籤，相遇之後，才是真正展開認識城市的起點。而閱讀可以把眼前的經驗鑲嵌進更廣大的脈絡。在曼谷的設計中心圖書館，我找到了完整記錄新高棉建築的書冊，得以更完整瞭解赤柬輾過國家前的澎湃光景。也一直到回台灣與朋友相見，比手畫腳的說在曼谷遇見的迫遷歷史聚落如何有趣美麗，才知在我旅行期間，聚落代表曾來台參加東亞迫遷法庭的活動！

認真生活過的城市都會留下愛，在漫長的個人與城市生命中，兩個月的相遇僅是短暫一瞬，願在往後的生命歷程中繼續與中南半島的城市們在書本或現實中相見，在旅行的日子之外，更完整認識所到之處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遊走西藏邊境

平烈浩 影像工作者

旅行國家 西藏

旅行計畫 回到十幾年前第一次自助旅行的西藏，用影像記錄西藏的變與不變。

那一世

轉山轉水轉佛塔啊

不為修來生 只為途中與你相見

倉央嘉措

本來計畫是到西藏阿里地區流浪，但由於中國近年來管制人員進出西藏越來越嚴格，不准外賓（包括台灣人）以個人的名義進出西藏，必須以團體申請通過後發給入藏函，並由專門導遊帶領才得進出，在一些偏遠地區還要特別申請邊防證，由於我必須是個人的旅行，所以放棄以正常的管道進入西藏，徘徊在西藏周邊遊走，順便打聽有沒有其他進藏的方式，但最終還是沒能進入西藏。但我覺得這樣是好的，可以讓此行沒有那麼目的性，對未來沒有過多期待，對過去沒有太多依戀，讓我更能專注於當下，心隨境轉。

流浪軌跡

台灣→四川成都→康定→新都橋→塔公→丹巴→馬爾康→爐霍→甘孜→德格→白玉→巴塘→理塘→桑堆→稻城→亞丁→德欽→梅里雪山→香格里拉→麗江→瀘沽湖→西昌→成都→台灣

去西藏多是為療癒情傷，我就是其中之一

十幾年前我曾經去過西藏，那時之所以會去西藏，是受大學時期的女友影響，她說去西藏可以體悟到「無常」兩字，從此好像什麼事都不再那麼執著，心境也開闊許多，我聽了也就信了，當完兵就朝西藏飛去，當時也是一個人，傻呼呼地就進去了，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沒在乎什麼高原反應，住進旅館爬樓梯時才走兩三階就喘不過氣來，頭痛欲裂，整整躺了三天才慢慢好轉，那是對西藏的第一印象，地理環境的嚴苛，對人造成直接的影響，也開始對西藏心生敬畏。之後在大昭寺周邊遊走，看到絡繹不絕五體投地虔誠朝拜的藏族人們，對於沒有宗教信仰的我來說又是另一心靈上的震撼，心想到到底是什麼樣的力量讓他們克服艱難條件，千里迢迢前來朝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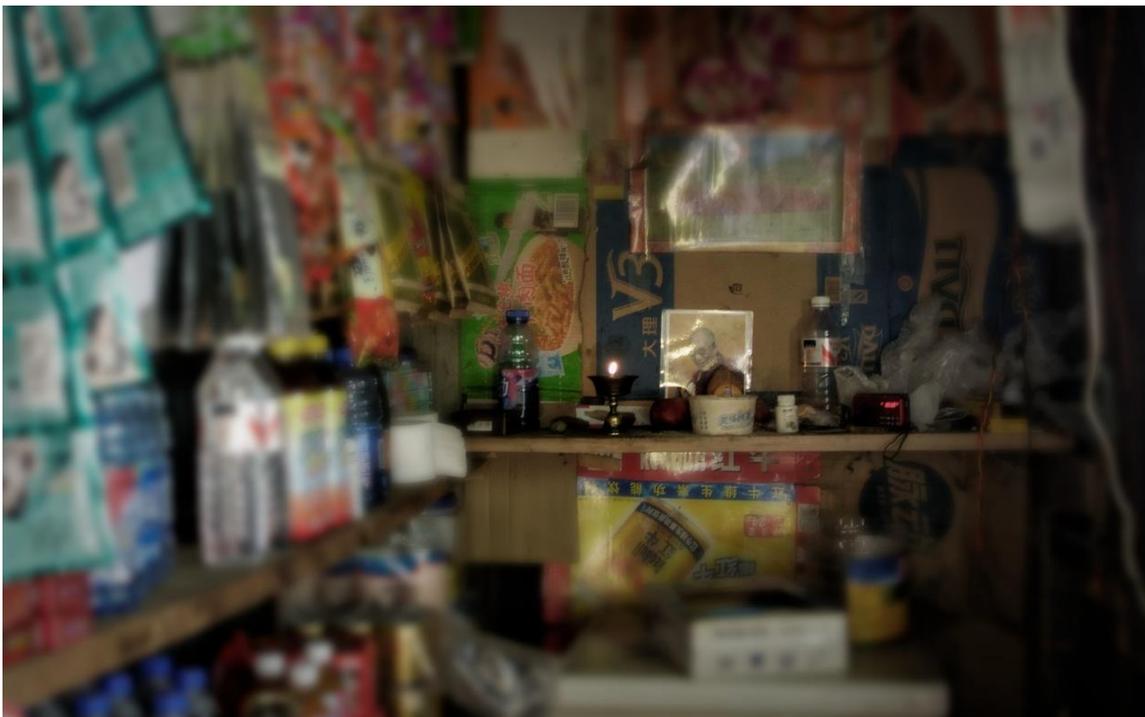
再往布達拉宮走去，解放軍三步一崗、五步一哨，這不是藏傳佛教的聖殿嗎？怎麼被中共解放軍所占領，「達賴喇嘛」四個字在此地也是禁忌，絕口不能提，達賴喇嘛的照片更是不准出現，對於這個宗教信仰的國度又多了份憐憫之心！於是開始閱讀關於西藏的歷史，中共文革時期，幾乎將西藏的傳統信仰連根拔起，宗教領袖達賴喇嘛也被迫流亡印度，才明白藏民因宗教信仰受苦，也因宗教信仰獲得平靜。

既使打壓不斷，也澆不熄藏民心中的那把火！

每次遇到藏族人問我從哪裡來，我一說台灣，他們就會對我會心一笑，有了同被中共打壓的難兄難弟共同語言，開始訴說達賴喇嘛的好、說他很慈悲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說我曾在印度大吉嶺巧遇達賴喇嘛弘法等等。一些說不出來的就用大拇指比讚，也常在一些廟堂裡面看見供奉達賴喇嘛的照片，在進入藏族老百姓的家裡時，也會特別留意有無達賴喇嘛的照片。通常他們會放在不起眼的位置，有的還會用哈達遮掩著，就為了維護心中的那片淨土。每每見到達賴喇嘛的照片，總是特別開心，心想著藏民內心的火苗還在燒著，而且越燒越旺，言談之間更可感受到他們期盼達賴喇嘛回到西藏的那一天早日到來，我想到那時候，每個藏人和我都會感動地掉下淚來吧！

每天晚餐結束，特別喜歡到四方廣場看人們跳舞，他們不分男女老幼，有的穿著傳統衣裳，有的穿著現代服飾，他們不是為了跳給遊客看，而是生活的一部分，音樂、舞步也是傳統跟現代互相交融，好一幅美麗景象。

早在大學時期就聽說母系社會的摩梭族有一種特別的走婚習俗，就一直想去拜訪，但現在這裡早已經成為熱門的觀光景點，摩梭人也多已漢化嚴重，聽這裡的人說，年輕一代摩梭人，現在都選擇一夫一妻的生活方式，保有傳統習俗習俗的摩梭族人必須往更偏僻的山頭才得見。



路上的小賣鋪，在不起眼的牆邊供奉著達賴喇嘛的照片

人生就要不斷地流浪

這次流浪可以說是十年前流浪的延續，雖然最終沒能進入西藏，但在西藏周邊的藏區遊走，也遇到不少難忘的人事物。行程本來有規畫前往色達的五明佛學院，雖然聽說了裡面發生一些中共清拆的事件，外國人不能進去，但還是想闖闖看。果然在半途就被警察攔了下來，不准我進去色達，說會幫我攔便車去附近的城市爐霍。一到爐霍先找歇腳的地方，隔壁是藏族的朋友，一見就問我要去哪？我說拉薩，他很高興說跟他一起走。他從甘肅夏河走到這花了 28 天，再走到拉薩還要兩個月，我說我沒這麼多時間，也沒入藏函，可能進不了西藏，但可以陪他走一段，走到哪算到哪。於是他就把地圖拿出來，兩人開始研究路線…

隔天凌晨 5 點他就把我叫醒，喚我去他房裡吃糌粑，雖然不太敢吃，還是當著他的面吃完，更慘的是外面還下著雨，但他是風雨無阻的，只好硬著頭皮跟著上。藏族人體力好，走路速度快，我跟得很吃力，他還不時催促我走快點。天色漸漸暗了，他急著在路過的村莊找借宿的藏家，這一天走了十幾個小時，將近 50 公里的路程，我腳痛抽筋還起了 4 個大水泡，他直搖頭說我太弱，叫我隔天坐車先去甘孜等他。

經過這次震撼教育，深刻體會藏族信仰力量的強大。那是身心靈互相交融的過程，不管是日常的轉經或是走在朝聖的路上，嘴裡總不時念著經文，運動著身體往神的方向前進，而達到身心靈平衡的狀態。於是生活與宗教密不可分，宗教即是生活，生活就是宗教。而流浪，將會是我此生的宗教信仰。



藏族朋友—掃考

這是他第三次去拉薩，第一次是坐車，第二次是坐火車，第三次用走的。他說如果 50 歲的時候身體還健康，就會想用跪拜的方式去拉薩，需要三年的時間！離別前他邀我日後去他的故鄉找他，那將會是另一段流浪的開始…



瀘沽湖邊轉經的人們



前往梅里雪山路上遇到的嚮導—阿欽次仁

與天與地的情分 老鼓手的生命鼓譜

黃智琳 表演藝術工作者

旅行國家 中國

旅行計畫 走訪黃土高原老鼓手的生活與廟會慶典，記錄從土地與人出發「老鼓手的生命鼓譜」。

頭仰著天、腳踩著地，口裡哼著鼓調子，
棒起棒落、一呼一吸，
在夕陽斜射下，老鼓手的影子變得很大，映在黃土地上。



每年山西洪洞縣三月初三「接姑姑」廟會慶典，村裡的男人會組威風鑼鼓陣，一連三天護送神祇回到羊獬村。

威風鑼鼓

我望著半象形文字的老鼓譜跟著老鼓手唱著，吟唱裡混雜著生硬的台式山西腔，轉頭發現老鼓手的眼神凝視遙遠的一個點，那個點好像穿越了時間，回到了他與祖父之間。「祖父打著鼓、唱著鼓譜，在廟會慶典裡，我在旁邊努力的聽，希望有一天我也能跟著大人們翻過山頭去接姑姑！」

這份鼓譜，起自這片土地的生活—
一棒落下，對天的敬畏，
一棒落下，對地的依賴，
一棒落下，對存活的信念，
這是用身體與時間累積出來的鼓譜。

「威風是豪邁、威風是大器、威風是優美。妳是第一個這麼問我們關於威風鑼鼓的事情！」老鼓手對我說著。隱約中，我感覺當他們說起威風鑼鼓時的那份神氣與篤定，或許，來自對土地、家鄉的愛。

絳州鼓樂

在絳州，我遇見了姬悶蛋老師傅。老鼓手敲完了這輩子最後一場演出之後，賣掉了所有的鼓、丟掉了生命中認為的負重，沒有人找他學鼓，他也不想像別人！他跟我說：「打鼓，最基本的就是誠實，但現在的人什麼都想快。」我望著他的手想像他這輩子吃過的苦，一份下九流的行業卻養活了一家；老鼓手的心酸，卻造就了當今中國最色彩的絳州鼓樂。



姬悶蛋師傅上一秒感傷地說著鼓手的心酸，當他打起傳統「滾核桃」時，臉上浮起了笑容。

安塞、橫山腰鼓

「陝北的環境很艱辛！有時發旱就會把糧食給荒了。除了靠自己努力之外，其他的都得看老天爺的臉色。所以廟會祭典跳起腰鼓時，會努力挺直腰桿用力的跺地、跳高，把黃土揚到空中。我都這麼的誠心努力了，老天會保佑村子平安的！」老鼓手的腰桿挺起了一片天，一個人一個神氣的打鼓神態，彷彿有很多話想跟老天訴說。「但是，現在年輕人肯學的太少了…」老鼓手說完沉默了好久。因為每逢慶典時，在外打工的年輕人最後選擇了生活，放棄回山裡跳腰鼓。



曾為毛主席、胡主席跳過腰鼓的張爺爺，今年八十七歲，背著一顆歲數比我還大的腰鼓。

鼓之道

「離開家將近二十年了，剛到台灣教書時還真的想家！常常和家裡面的她通電話，講著就掉眼淚了。」在太原尋訪王寶燦老師時，師母正重病臥床。「要不是我那口子幫我頂著這個家，我怎麼能放心在外面工作？」老師的鼓譜裡，承載著家人給予他滿滿的愛和勇氣，他對黃土地的愛也全給了學生。

西安拜訪安志順老師時，他叮囑我：「演奏前，我會安靜在鼓前整理我的心，讓它通天、通地、通我的藝術，把虛偽的心都去掉了，才能面向觀眾。因此我演奏出來的是真實的，哪怕演奏出來有一絲的不好，至少我是誠心誠意。」當我提起很多人尊稱安老師為鼓王時，安老師搖了搖頭答：「人一稱王，就是一種虛妄啊！」。



太原的王寶燦老師

不管黃土地上的老鼓手們經歷過什麼故事？也許是文革之苦、也許是時代衝擊，又或許是苦無傳承後進，但神奇的是當他們拿起鼓棒時，彷彿仙女施展魔法般，讓白髮蒼蒼、身形佝僂的老鼓手露出笑顏，而人生五味雜陳全點化為神奇的旋律，跳躍於鼓面之上。打鼓的他們神情泰然，總說：「打鼓不是天份，是天命！是鼓選上了我！」。

是啊！鼓聲，不卑不亢地從生活、從歌謠中長出來，裡面承載了時間的重量。

鼓棒一落，它從土地扎根進生活，
鼓棒一落，它經過每年每日老實地一槌，
鼓棒一落，你很難從任何路徑去速成它、去模仿它，
鼓棒一落，它長進身體裡，漫進心裡；
然後，與鼓手融為一體。

這一路上，我走過了太原、洪洞羊獍村、西梁村、韓家莊、歷山、絳州孝陵莊、馬莊、西安、周至縣、安塞、榆林、橫山、蘭州鐘尖村…直到四川甘孜縣色達，在天葬師的鼓聲回到了流浪的歸處。世事千變，歸於一棒，一棒落下，千變萬化。

老鼓手們這樣的一生，精采動人。生命的厚度在鼓譜裡傳承！當我們用「誠意」老實的作好一件事，直至終老臨墓時，就能俯仰無愧於天地。

這樣對待天地的生命情懷，正是，東方美學獨有的藝德。花開在一與天與地的情份！

在路上的夢裡在夢裡的路上

邱宗怡 影像工作者

旅行國家 印度

旅行計畫 到訪印度為下一部片汲取素材，探討醫療照顧者的工作方式。

如果以計畫執行來衡量可謂失敗的旅行，此次旅行是完全失控徹底歪掉；所謂旅行的目的，是出發前計畫的？還是旅程結束時回頭看懂的？頭腦預先設想的？抑或身體在旅途過程中逐漸經驗的？什麼又是旅行的經驗軌跡呢？必然是線性的累積嗎？有沒有可能僅如分子向世間隨機散布，或折返歸零像雨水落入土地成為無名涓滴？

2017年1月15日，旅行的最後一天，當晚零時就要從加爾各答機場回台灣。整整五個月的旅行，終於要結束，而最後這一天，我終於站到了修女會（Mother Teresa's Missionaries of Charity）的門口。



加爾各答修女會

修女會的窄木門內，正對門端坐著一個修女。本來想偷偷溜進去看一眼，應該在當時早已該是充滿回憶的空間，然後跟那個空間裡本來預計發生但終究被我在緣生之前即斷滅的遭逢，打一個比嘆息還輕的招呼，只有自己聽得見。迴避不掉修女親切探問的眼神，還是只好說出了：「我想參觀一下」，心虛而狼狽地。畢竟，在我本來的印度旅行計畫裡，早一個半月前我就該踏入這個窄木門，對著前來接待的修女說：「我要做志工。」

因為工作機緣，我一直在拍攝安寧病房。上一部片記錄著幾乎住在病房裡陪病的家屬們，接著計畫下一部片要拍攝醫療照顧者。因此，這趟旅行想去認識藏人跟印度人的生死觀，是什麼樣的信仰或文化讓他們這樣看待死亡，不論是在家人的目送下卸開遺體餵給空行母；還是火化遺體不過是聖河邊人們生活諸種活動的其中一件。最後自己再去非醫療的修女會「垂死之家」做志工。但由於從西藏到印度的計畫過於天真，實際上行不通，於是「改去達賴喇嘛住錫地達蘭薩拉好了，也是藏人的信仰中心啊！」，達蘭薩拉遂成為了我旅途的第一站。

初到達蘭薩拉時，我到處問藏人印度可有天葬，結果每個藏人都回我：「喔，我聽說過西藏有這種葬法，但我在印度沒見過」。北印度高山沒有，那北北印拉達克，喜馬拉雅高原的一部分也是藏人傳統居地，總該有吧？結果在達蘭薩拉認識的第一個女孩 Tsephel 就是第三代拉達克人，她一臉困惑外加驚恐：「聽過這種葬法，但想起來有點可怕啊…我們好像一直都是火葬…」。直到兩週後去到拉達克，才總算徹底省悟生態環境裡沒有禿鷹這種動物，何來的天葬哪！後來在加德滿都火葬場邊，導覽告訴我他對葬儀形式的觀察：「印度之所以火葬因為環境濕熱多林木，相對的，西藏高原林木稀少卻有禿鷹」。環境裡有什麼取用什麼，儘管如何運用在於信仰或文化內涵，但文化形式或儀式，卻是依著環境孕生、隨著環境變化的。



德里 天橋上的風馬旗



達蘭薩拉 大昭寺一景

達蘭薩拉兩週外加拉達克兩週，旅程已經去掉三分之一，本來從拉達克飛回德里之後應該順向南下，前往第三站瓦拉納西，我卻決定再回達蘭薩拉。

為什麼逆向重返達蘭薩拉，難以一言道盡。或許是因離開當天認識的台灣人，將再度啟程而無法繼續家教學語的格西介紹給我；或許是才帶三天漢文班實在太短，只記得每個人來到印度的年歲和想像未來時曖昧複雜的神情；或許是十月初應台灣人請法達賴喇嘛又有一場講經；也或許是第一次停留達蘭薩拉時經驗到太多難受，卻在拉達克夢到未來佛示現，在夢裡將我的旅程倒轉，一日一日重又經歷昨日，然後遺忘，回到初發之日彷彿什麼也未曾發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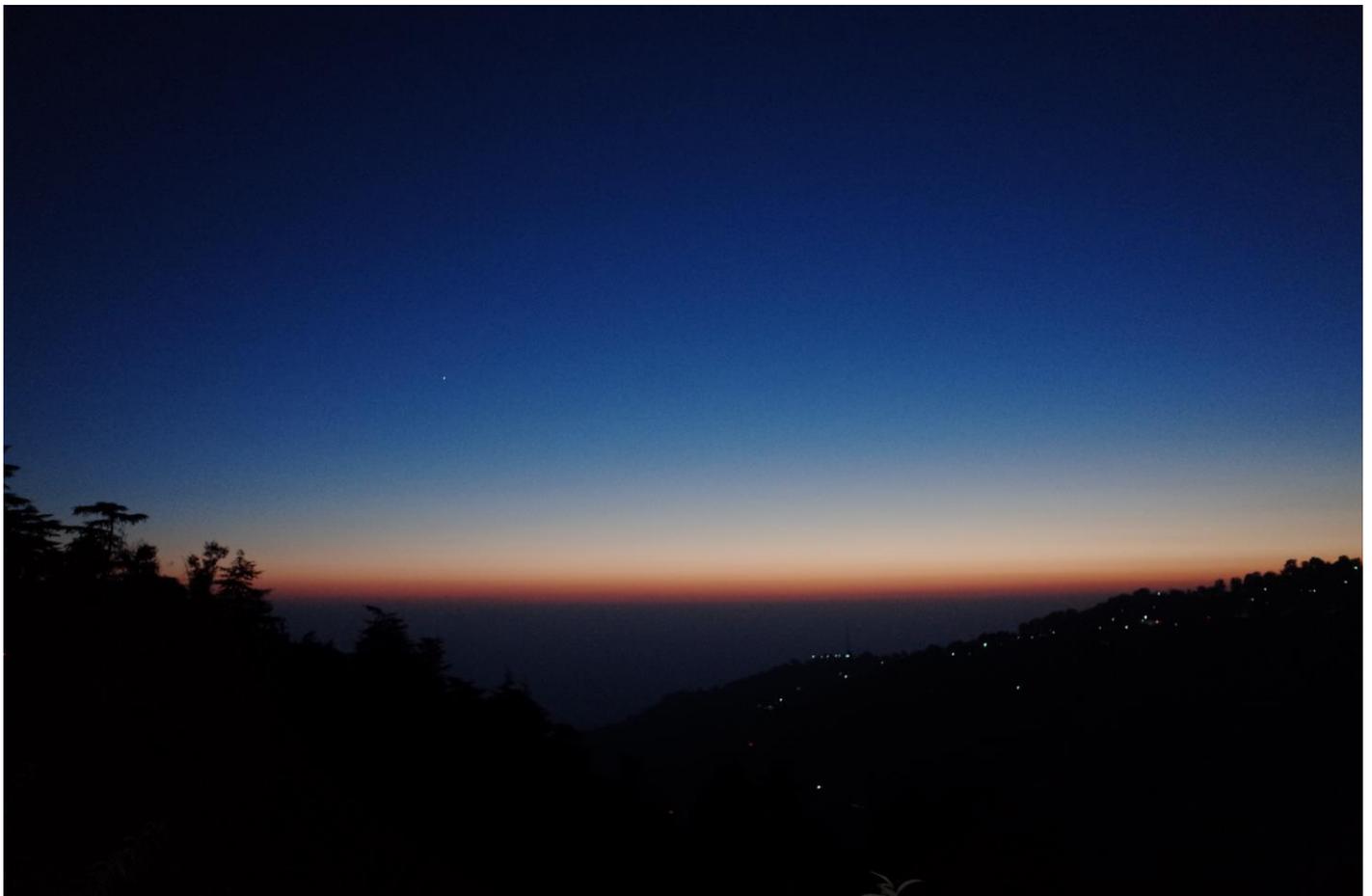
拉達克 提克西寺未來佛

或許上述每個都是原因，也或許全都不是，我至今不能確定。但這個夢對我來說難以抵抗，彷彿天啟或諭示。事實上拉達克是我的做夢之地，反覆夢到死亡、分離與菩薩之力，而且每個夢境都置身藏地高原，連台灣家人也生活在那。但這教我要怎麼說呢？一個旅行到遠方的故事，旅途的抉擇結果竟然源於自身夢境？本來以為不過在岔路口放任骰子隨機是個賭徒，原來寤寐之際不覺已開起神壇做起了自己的桌頭。

再回達蘭薩拉，每週都被時程表催促提醒自己下週真得走了，卻仍眼睜睜看著月亮都經歷了兩次輪迴。接手漢語家教的格西教我咒念與大禮拜儀式，我開始每天日落月升之際到大昭寺做大禮拜。也並不記數，就做到再也做不下去、身體散開、心緒崩潰，還得在夜晚安靜的寺院找個角落盡可能壓抑奔瀉的哭嚎。初到達蘭薩拉感覺到的難受才漸漸清晰，那難受既是我的又似乎不是我的，其中就有漢文班學生和經由他們不斷擴散認識的類似成長經歷的年輕人們帶給我的，浮萍般輕挑快樂、水面下無根的不安卻深不見底，哪都能去其實又無路可去。

達蘭薩拉的夜幕像海。做完禮拜回家途中都覺得自己走在一艘搖晃的大船上，大船晃晃悠悠不知要駛向何方，哪裡是岸？船上的人們能否有各自的夢，夢裡划向各自的岸？如果死亡是命運的大限，逼人們在信仰或生命的哪個奧秘之處尋找力量，流亡的舉目無岸是否也是一種命運，逼得自由愈發透斂堅硬而發出光芒，在信仰的厚土裡，指引藏人也給茫惑漂流在生命之涯的旅人如我，一點方向。

旅行至此轉向，不論後來的瓦拉納西、加德滿都、菩提迦耶，以及更後來的未來。桌頭不能脫身，只得持續在睡夢間開壇翻譯，搜尋自由的微曦。



達蘭薩拉 夜幕

旅羊毛

尹雯慧 文字工作者

旅行國家 印度

旅行計畫 以文字影像記錄流亡藏人從事羊毛製品產業，涵蓋在北印度從事此經濟活動的現況。

流浪第一百天時，我坐在旅館窄仄的單人房裡，看著水氣氤氳的窗台邊，被連日大雨澆灌而幾乎窒溺的窗外那幾棵綠樹，突然一陣精疲力竭，不知自己所為何來。忍不住想起一年前的此時，我接獲面試通知，戰戰兢兢地像古時進京趕考的文人前往指定地點赴流浪者面試。那個上午當我走出大樓，下一刻竟是雙腿癱軟，跌坐在捷運站前的階梯上，嗚嗚咽咽地低泣起來。

此刻回想，那其實是一場艱難的戰役；對不擅表達卻又必須陳述探觸內在細微柔軟情感的我來說，無異是站在無垠星空下，等待流光餘燼照亮眼前路徑一般，近乎絕望的堅持。我懊惱自責自己的表現，也同時想起那些和我分享生命故事的難民友人，怯懦囁嚅卻又奮力嘗試要說給我聽的神情。當時並沒有預料到，下一個夏末時節的此時此刻，自己已將要完成數千公里的奔波旅程，並且經過百餘日的輾轉遷移，不僅體力因為翻山越嶺而耗竭，靈魂在意志軟弱的煎熬下，更不知百轉千迴地試煉了多少遍。

在永遠不可能準備周全的忐忑心情中啟程，既不能說服家人此行對我有如何重大的意義，也無法安慰自己務必相信成果絕對豐碩那般保有阿 Q 的樂觀精神。當時夏天的光從黑暗中撕裂朦朧，機場天空開始顯得斑斕華麗，而我只有「事已至此，先走再說」的念頭，粗糙地從心底滑過。

我們毫無經驗地出生，沒有機會練習就死去。

辛波絲卡

連一趟遠行都難以準備而只能簡陋以對，那關乎一生自由的流亡又該如何才能規劃周全？

從德里跨越將近兩千公里的遠行之後，我帶著沿途收集的印度「特色土產」來到大吉嶺流亡藏人難民自助中心（Tibetan Refugee Self-help centre）；德里的腹瀉，瓦拉納西的曬傷，加爾各答的床蟲咬痕…這一切都像是為了要讓我稍微貼近所謂的真實世界的種種繁瑣但力道十足的儀式，而面對上天的安排，除了欣然接受，別無其他。

這個 1959 年由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嫂嫂—朱丹（達賴喇嘛為她授名 Diki Dolker）創立迄今的難民自助中心，從當年動輒數千人的規模到現在約莫兩三百餘人口的現況，年老一代無可避免地凋零與年輕一代的必然出走，似乎是兩股相互拉扯的暗潮，在無人居住而傾頹的屋舍裡洶湧，在沿山而建的顛簸小徑上奔流。當時因為生存環境的艱困，這個難民收容機構在創辦人有意引導下，走上以製作販賣圖博（西藏）傳統羊毛地毯維生的經營方向，除了地毯工廠，還建立醫院、學校、托兒所、印刷廠…從而創立了遍佈印度各地的流亡藏人社區裡，「自助」的形象典範。

我追隨他們的腳步來到大吉嶺已經是半個世紀後的事了，昔時盛況早已是過眼雲煙，文獻資料裡所描述的種種戮力以赴的建設，如今都與人數日益稀少的老人們一樣，只剩下風燭殘年的餘溫。

走進地毯工廠，宛如進入無法回頭的時光隧道，讓人感動也讓人疼惜。這裡的人們還使用著五十年前的器具與傳統的技法，從清洗羊毛、搓揉成線、染色紡織到製成地毯，都是靠著人力，一絲一縷地完成；也因為曠日費時的製作過程，一張地毯從下單到成品，往往需要等上半年，甚至更久。

純手工的異世界，處處瀰漫著古老而美好的時代韻味，我全然地被眼前的景象吸引。老人們說，沒有來自青藏高原的羊毛，圖博傳統地毯只是一則神話。已經無法取得圖博境內羊毛原料的難民中心，是如何維持神話不滅？我思忖著。



(左)大吉嶺難民自助中心的老人家踩踏著自製的紡毛機，熟練地手腳並用紡毛線
(右)爺爺已經高齡九十好幾，從境內逃亡出來之後，待在這裡做了一輩子的地毯



地毯工廠內的半成品，即使尚未完成，卻已顯露艷麗無倫的風華

我在瘋狂的雨季中告別了大吉嶺，一路跋涉千里來到拉達克（Ladakh），一個自古以來就和圖博文化有著密切相連的地區，更重要的是，此處遊牧民族所放牧的羊隻，幾與境內相同，而這成為大吉嶺難民中心的美麗地毯得以存續的關鍵因素。

拉達克這塊荒無高地，只有最壞的敵人跟最好的朋友才會來到這裡。

拉達克古諺語

懷拽著一張聯絡名單，在順利申請到許可證之後，便驅車前往傳說中遊牧民族的夏季放牧地點；我試圖在廣袤浩瀚的牧區展開一場尋羊冒險記。

這場天寬地闊的冒險因為一面飄揚在帳篷外的雪山獅子旗，而有了美麗的開展。我因為好奇這面旗的主人而上前尋訪，帳篷主人邀請我喝茶而結下不解之緣。年輕的長子在德里接受高等教育，為我流利地翻譯父母賴以維生的智慧。這三口之家不僅盛情款待，熱情地展演各式游牧生活的家務與日常，更臨時搭建新的帳篷，收留我這不速之客。

也因為這份難得的機緣，我因而窺見了四方為家的牧民，是如何地在險峻荒寒的高地求生。那樣的生活方式雖然堅毅了靈魂，卻已敵不過現代文明的侵蝕，而逐漸分崩離析；消亡幾乎指日可待。

然而，隔日清晨，當風霜滿面的牧民爸爸在帳篷裡搖晃著羊皮囊裡的羊奶，溫暖地對著我微笑時，我想起了出發流浪之前的自己，不禁啞然失笑。我突然間明白，只要在路上，所有你相信的一切就不會中止。



寒風中，俐落剃著羊毛的牧民

糖，不是甜的

黃奕濛 文字工作者

旅行國家 菲律賓

旅行計畫 走訪菲律賓各島，追尋歷史與土地的故事

我和菲律賓這個國家，略有淵源。最初，是課堂上讀到的一份民族誌，談人類學家如何因喪妻之痛，同理當地原住民獵人頭的文化。這種自恃著文明與知識進入異文化，而後承認自己無法理解的誠實，留給我很深的印象，我也時時警覺自己的「同理心」是否作用，又是作用在那件事上頭？

日後，我在媒體工作期間，不免會接觸移工相關議題，甚至去學了兩個月的菲律賓文；2013 年廣大興案發生，台灣社會發出了仇視菲律賓的聲音，網路上四處可見叫囂；當時，我去了蘇澳，試著瞭解漁權的問題—海洋無國界，哪來的國家之別—我當然也嘗試採訪菲律賓籍漁工，但屢屢被船長、船員阻擋：「那不關他們的事。」一個小吃店老闆娘對我忿忿表示：「他們跟我們一樣，都是艱苦人。艱苦人要善待艱苦人。」不太需要殿堂的知識與理論，庶民早知道如何「同理」。人與人之間本來就沒有差別，都是站在同個階梯上。



菲律賓常見的 tricycle，常擠滿人

後來，我還在舊《人間雜誌》中，翻到一篇報導：八十年代，日本記者高橋章三在在菲律賓內格羅斯（Negros）的調查報導，探討 1980 年代因糖價崩跌，這個島的孩子缺乏食物因飢餓而大量死亡的事。文中著墨不少因為殖民留下的結構，導致農民生存困難的悲劇。當時，我剛好在做台灣糖業歷史的題目，想更理解糖與殖民的關係。

凡此種種，都是我選擇菲律賓為旅遊點的開始。因此，我決定盡可能避開城市與觀光景區，與當地人一起生活。



宿霧的大慶典：sinulog

我的旅行從宿霧（Cebu）開始。擁有七千一百座島的菲律賓，大致可分為三個區域：呂宋（Luzon）、米薩亞（Visaya）和民達那娥（Mindanao）。宿霧位在米薩亞，是菲律賓的殖民起點—號稱繞地球一圈的西班牙航海家麥哲倫發現了菲律賓，卻也喪生於此。他的死亡之地，正是今日宿霧國際機場所在的 Lapu-lapu 島，而我便從這「抵抗殖民者」的英雄之地，踏進菲律賓國土，開始探索殖民遺跡。

是的，麥哲倫的死亡並未終止這個國家捲進世界的命運，十六世紀，西班牙開始殖民，將教堂、貿易與破壞都帶進這裡，今日菲律賓人承受的諸多痛苦與問題，很大部分是四五百年前植下的，包含這次旅行中我最在意的土地與農業問題。

因為內格羅斯位在米薩亞，因此，我大部分旅行都在米薩亞各島間悠轉：除了宿霧、內格羅斯外，還有早在西班牙殖民前就與中國、亞洲貿易的班乃島、二次大戰重要據點與海燕風災區雷泰伊島與薩馬島，最後才到呂宋。由於在十二月中出發，也就跟著一起過了聖誕節、新年、農曆年，以及菲律賓重要的節慶活動。

聖誕節前夕，我就已抵達此行的主要目的地—內格羅斯（Negros），在震耳欲聾的晚會旁，在嗡嗡擾人的蚊飛中，準備迎接我的聖誕假期，和當地農民組織（NFSW）一起上山，參與蔗農的聖誕聚餐。我在內格羅斯島待了超過兩星期，整日所見，不是蔗田，就是載運甘蔗的大卡車。但這是我第一天看到綿連不絕的蔗田，與不時出現的卡車。

我對 NFSW 工作人員問起這島的農業問題。這些人全都是蔗農之子，從小看著鄰人朋友挨餓，於是投身運動。他們說，菲律賓糖業的大宗在內格羅斯，其他島的糖業也都複製於它。菲律賓糖業的結構完全別於東南亞諸國，是採西班牙人留下來的封建莊園制（hacienda）。這些糖業工人，僅僅是在採收其被雇用來的大量人力，有的隸屬於 hacienda 之下，有的是移工（換句話說就是農奴）。

從聖誕節起到過年，我都在鄉下與他們生活，看著他們日日辛勤，過著盡可能溫飽的生活。即使他們擁有的不多，仍然努力招待我。



內格羅斯蔗農

新年那天，我和 NFSW 的朋友走上長長且泥濘的鄉間小路到另一個村莊，和農民集會，討論奪回土地的事。途中，看到了彩虹。我對朋友談到了哈凱部落的故事，說這個原住民部落在風災後如何找到土地重建，這艱辛過程中，時常有彩虹預兆，「雖然他們花了十年，但最後還是成功了」。

「台灣農民都擁有自己的土地嗎？」他們問。當我開始解釋台灣土地改革與農業問題後，發現每個社會都有自己難解的困難。

這個跨年的經驗，伴著我整趟旅行。當我最後到了呂宋，仍然找尋到農村的機會，與農民生活摘採作物，瞭解各種問題，我才發現，當我在首都馬尼拉參與的各項社會運動、見到不同的社會議題，最後都要歸於菲律賓人沒有自己的土地，無所依的農民貧窮、深陷在結構下方，於是他們到都市找工作、淪落為街友、孩子被利用來犯罪，女人出國當移工…都在一種惡性循環裡，彷彿是一種宿命。一種殖民開始就留下來的宿命。

緬甸邊境之旅

李永超 導演

旅行國家 緬甸至中國

旅行計畫 帶著攝影機前往緬甸與中國邊境流浪，重新認識自己的故鄉緬甸。

台北飛往仰光班機降落的那一刻，除了氣溫高，消費更高得令人印象深刻，一天的計程車資，我就用了二萬多緬幣（約四百多元台幣），這令我感到不可思議，因為在緬甸做餐飲服務生，月薪約在八萬至十萬，我不知道他們在如此高消費的城市是如何生存，那天我腦海中只有一個念頭，就是要趕快離開仰光才行，不然我怕流浪之旅沒法完成，因為還有一條漫長的路等待著我，而這條路是緬甸至中國。

在仰光車站時，因緣認識一位緬甸和尚（以下尊稱師父），師父對我說：「在瓦城有一座佛塔，用玉石搭建而成的，我要從仰光去瓦城朝聖佛塔」。冥冥之中，我與玉石有種緣分未盡的感覺，因為我曾創作兩部與玉石相關的電影短片，我在車站對師父承諾：「如果我去瓦城的話，一定會去寺廟看望師父」。



寺廟裡的佛塔是用玉石搭建而成，包括我腳上所踏的路也是用玉鋪建而成。

遺憾的是，我到了瓦城的寺廟後，才知道師父已經完成朝聖，返回仰光。親眼目睹玉塔讓我感到驚奇與壯觀之外，也讓我想起了從事挖玉工作的四弟，不知他的工作還順利嗎？我對著佛塔祈禱，保佑我的家人與這趟流浪之旅平安順利。

當我回到自己的家鄉密支那市，春節已然來臨。以往家裡的春聯，都是父親用毛筆親手寫的，由於今年父親不在家的緣故，只好改買春聯來張貼。

當家人知道我要一個人從緬甸去中國時，他們很擔憂。因為我要經過的昔董村與文莫寨，此時正因種植罌粟的問題動亂，我只好在家等待局勢變穩定後再作決定。我每天餵家裡養的雞，清洗走廊上的雞糞，與兩個可愛的姪子玩耍，幫忙賣家裡種植的檳榔。這樣的慢活步調對我而言，是多麼的單純而美好。聽弟媳說：「家裡有十五棵檳榔樹，每年可以收成三次，年收入大約在四到六萬緬幣之間」。



(左)小姪子在別人來收購的檳榔堆上玩得不亦樂乎，雖然不能靠檳榔的收入維生，卻可以給兩個姪子買零食與玩具。

能靠檳榔的收入維生，卻可以給兩個姪子買零食與玩具。

(右)克欽民間義務禁毒團體在居民的牆上寫下燒毀房屋的始末。

當昔董村與文莫寨緊張的局勢漸漸變得緩和，我繼續流浪旅程，為安全起見，改搭小客車從緬甸去中國。獨自踏上一條從未經過的路，除了期待，也難免緊張，因為離城市越遠，旅途就越危險，我在文莫寨看到克欽民間義務禁毒團體（Pat Jasan）去剷除罌粟時與當地居民爆發衝突，燒毀民宅與機車。罌粟花到底有何魅力？使人們如此衝突不斷，我想去一窺罌粟的魅力。

我透過各種方法與關係，終於去到種植罌粟的地方，望著滿山雪白的罌粟花，它的外表是如此純潔，漂亮迷人，但對世人的傷害卻如此大。看著在罌粟地裡辛苦工作的老人們，聽他們訴說著 Pat Jasan 的種種不是，以及不種罌粟的話就無法生活等等…我回想旅途上看到的一切，心中五味雜陳，我一時無法判斷兩者之間誰是誰非？



滿山雪白的罌粟花

罌粟種植區不久前才發生禁罌粟而引起的衝突，我每天看到山區裡的民兵攜著真槍實彈在大街上來來往往，街上的氣氛詭譎，感覺不利長久停留，就匆匆離開前往中國邊境，在前去中國的客車上，還載著一位被 Pat Jasan 打傷頭部送往中國療傷的人民。

經過一連串在山區驚險難忘的冒險後，終於平安抵達中緬邊境甘拜地市，甘拜地市的另一邊就是中國，搭車不用十分鐘就來到中國猴橋檢查站。沿途經過騰沖，平原裡的葵花美景不斷從眼前掠過，雲南省騰沖縣是我的祖籍，如今我踏上騰沖，卻對騰沖這個地方充滿陌生感，我趁此機會追溯自己的根源，前往父親口中常提起的家鄉勐勸村。

父親兒時居住的房屋，想不到還依然保留著，從古老的房屋中可以看到家族過去的輝煌，留在中國居住的姑姑對我說：「祖父過去曾是大地主，家中有僕人，無數的田地，興盛時期家裡還有十多把火槍，後來由於改革，祖父被抓去槍斃，祖母則帶著年幼的父親，輾轉逃到緬甸生活」。



在勐勸與姑姑親友們去祭拜祖先的墳墓，親友為我掛紅

四月從中國回到緬甸後，接近緬甸潑水節。但我不想把時間浪費在狂歡上，多年來心中總有一個願未了，就是一生要當一次緬甸和尚，所以潑水節期間，我選擇去山上出家，想不到修行是一場體力的考驗，當和尚的第三天我就病倒了，在刮痧吃藥之下，我最終熬過來了。在山上，大家一起洗澡，一起吃百家飯，一起睡，一起唸經，我第一次會背一首緬甸經文，人生第一次跟隨師父們去化緣，赤腳走在石子路上，雖然雙腳很痛，但看到沿途虔誠的信徒向我們跪拜時，內心真的好感動。當和尚的期間，《金剛經》的情景每天真實在我身邊上演。



早晨下山化緣時的情景，我用相機記錄這美好的一刻

這趟旅程讓我永生難忘。我看到了罌粟花的真面目，在中國瑞麗市光天化日之下目睹了別人搶機車，也看到邊區因戰亂而被荒廢的無數村莊，山上修行讓我看到緬甸人民的善良與純樸，流浪不只是體力的考驗，更獲得心靈上的滿足，也打開我的視野，以及對故鄉緬甸的認識。

來自中東，另一種聲音

江家華 自由文字工作者

旅行國家 土耳其伊斯坦堡、黎巴嫩貝魯特、杜拜、以色列特拉維夫
旅行計畫 流浪中東，探訪新世代如何以雜誌掀起另一波「寧靜革命」。

很難相信，我是這樣展開在黎巴嫩貝魯特生活的第一天（及往後每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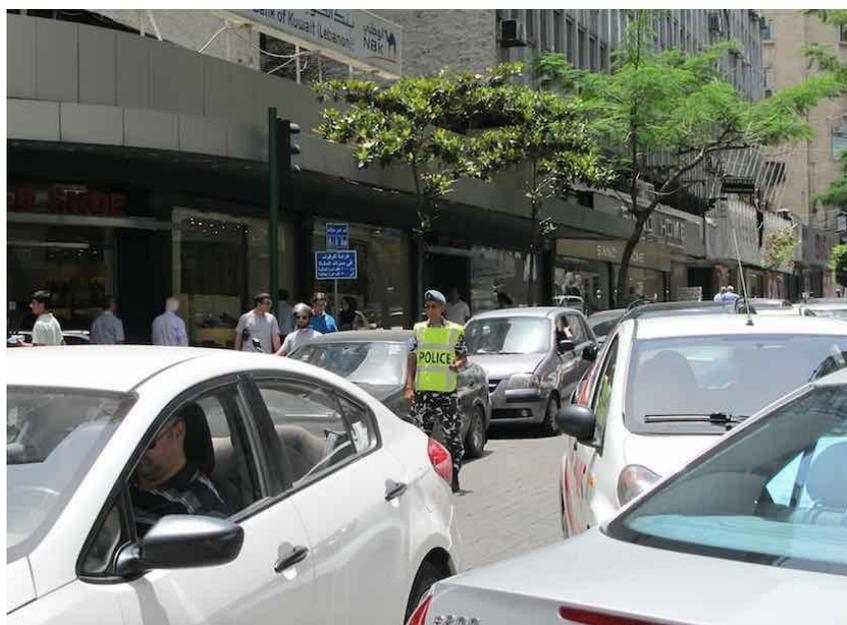
「叭！！叭叭！！」六個小時前才飛抵貝魯特的我，睡夢中首先是被塞在路上的不耐煩高分貝汽車喇叭聲驚醒，掙扎起身，只聽見「啪」的一聲，室內低音頻運轉的空調馬達聲瞬間變得毫無聲息，在隔壁房的房東嘟囔著「該死的塞車」、「該死的停電」，此刻聽來震耳欲聾，且有幾分惹人惱怒。

不出幾秒，我的手機嗶嗶作響，What's App 收到一則來自房東的「電立刻就來」短訊。「噓」的一聲，電力確實回來了，剛被切斷的外界世界在這一瞬間又重新連上線。一個清早，我已經光速地體驗了專屬於黎巴嫩的日常與生活。

後來才知道，若非房東付出雙倍電費的代價，讓備用發電機能夠取代正常電力運作，我其實是難逃每日三小時的限電之苦。

這趟旅程源自於一個兩年前（2014）開始的歐美小眾雜誌採訪計畫，當時迫切希望能替自己身處的紙媒困境找到解答，斷斷續續地在八座城市間游走，拼湊出 2008 年後的歐美小眾雜誌如何「化危機為轉機」而蓬勃發展的蛛絲馬跡。

也是在那時候，我偶然間遇見一本以英語書寫、來自黎巴嫩的雜誌《The Outpost》從中看見了外界少見的中東世界，這才開啟了我這六十天、橫跨四座城市的中東旅程。



黎巴嫩市區大塞車景象，交管警察莫可奈何。

說來慚愧，我對貝魯特的印象全因這一兩年頻繁的汽車炸彈攻擊、敘利亞難民大量湧入而變得鮮明。上路前，僅爬梳了些許網路資訊、遊記外加一本美國黎巴嫩裔戰地記者夏迪德的遺作《石頭之屋》，文句之間雖能感受黎巴嫩人對老祖宗與境內最壯觀的羅馬帝國遺跡的驕傲，卻離現代黎巴嫩青年如何看待國家自身仍有些差距。

《The Outpost》與害羞的黎巴嫩青年 Ibrahim Nehme 成了我的第一扇窗。

不到三十歲的 Ibrahim Nehme 說起話來聲音出奇地細，聊到「阿拉伯之春」如何在黎巴嫩最後留下「擦邊球」痕跡，語氣則突然變得慷慨激昂，使命感的驅使下讓他創辦了主題季刊《The Outpost》，曾以「身體的可能性」、「幸福的可能性」、「找到家的可能性」等各式各樣探討「可能性」的主題，來記錄一個正在轉變中的阿拉伯世界。季刊以英語書寫。他說「希望讓全世界了解這裡發生的不只有壞事。」

透過《The Outpost》及 Ibrahim Nehme 之眼，才讓我驚覺自己對於中東世界女性地位普遍低落認定的謬誤。事實上，黎巴嫩境內的女性地位、思想、衣著、裝扮都與鄰近的土耳其東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大相逕庭，卻與西方歐陸世界無太大差異。Ibrahim Nehme 舉《The Outpost》某篇中東女性以鋼管舞作為學習探索身體的運動報導為例，而這居然更是從女權地位仍然低落、外出甚至得遮面、穿戴整身黑袍的伊朗而來，著實讓人大開眼界。

翻閱《The Outpost》發現這樣的故事不勝枚舉，這樣的資訊在黎巴嫩的流通帶動了年輕世代對自我的認同與自信，而它的影響力更像野火燎原般延燒至全世界其它三十五座城市，也讓 Ibrahim Nehme 有機會在歐陸四處奔走，向其它人描述主流媒體以外的中東。他對未來進一步出版阿拉伯語也興致勃勃，讓他找到更多留在故鄉奮鬥的動力。

很難形容在二十一世紀還能親眼見證紙本媒體如何成就「觀看中東世界另一種可能」，心中的激動難以言喻。在貝魯特，這樣的故事還不只一個。



(左) 《The Outpost》雜誌創辦人 Ibrahim Nehme，是第一個打開我認識黎巴嫩的契機。

(中+右) Lena Merhej 與一群漫畫家好友創辦黎巴嫩雜誌《Samadal Comics》，藉由漫畫讓外界更了解中東世界。

《Samadal Comics》雜誌與其創辦人 Lena Merhej，則是我到了貝魯特後挖掘到的另一個驚喜。

擔任設計教職的 Lena Merhej 與一群漫畫家好友創辦的《Samadal Comics》雜誌，於以色列、黎巴嫩兩國戰爭結束後的隔一年（2007）出版。雜誌以阿拉伯語及英語、法語三語出版，提供海內外黎巴嫩漫畫家盡情揮灑的舞台，題材從中東過往戰爭回憶、到現今生活軼事都有。

從 Lena Merhej 口中，我才得知，相較於土耳其、阿拉伯等鄰國，黎巴嫩的出版審查制度相當寬鬆，這裡有超過六百種報紙、一百八十多家電台和四十多家電視台眾多新聞媒體，獨立出版、獨立書店、獨立雜誌也相當蓬勃。也是如此，《Samadal Comics》逐漸發展出一種與日漫歐漫美漫殊異，僅存在於此的中東美學及敘事方式。

雖然擁有言論自由，《Samadal Comics》卻曾遇上被迫暫緩出刊的局面，原因竟是有人向政府單位檢舉「內容抵觸宗教衝突」，雜誌面臨大筆罰款，只好轉向群眾募資網站 kickstarter 求助，最後雖然未能達標，卻引起美國《紐約時報》關注。《Samadal Comics》現改以一年一刊繼續出版。

身為創作者，Lena Merhej 在這塊土地上經常得面對個人、事業抉擇、大環境接二連三來的嚴峻考驗，即使年輕時一度在紐約有了一片天地的她，最後難敵對家人故鄉的情感選擇返鄉。在散居海外的黎巴嫩人數遠遠超過境內人口的現在，像她與 Ibrahim Nehme 這樣一世代青年雖然為數不多，卻啟發人心。

我突然想起《石頭之屋》中的夏迪德，最終做出回到中東擔任戰地記者的選擇，甚至在書末留以「那就是家園，就是我們的想像」一句伏筆。「畢竟，出走容易，留下來為它做點什麼才是最困難的決定」。



在貝魯特無意間造訪的獨立書店，特別的區域性選書打開了解黎巴嫩身世及阿拉伯世界的窗。

放逐 只是為了重新呼吸

Maital Dakiludun 買黛兒·丹希羅倫 藝術工作者

旅行國家 印度

旅行計畫 藉由瑜伽，冥想和修習傳統舞蹈的過程中重新省思自己的狀態



Rishikesh 旁的恆河邊與我外婆的傳統服飾

帶著忐忑的心踏上了印度這神祕的國度。

睡在印度國際機場，等隔天中午國內線的轉機到瑜伽聖地 Rishikesh，直到出了 Deradun 機場的那一刻，我才真正感覺到「對！I am in India！」我相信去過印度的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喇叭聲。映入耳簾的就是大小車都在按喇叭，車子逆向，牲畜與人爭道，煙霧瀰漫，小販和嘟嘟車塞滿整個路邊，腦內嗎啡會瞬間飆升，一路上，我坐在預先訂好的車子裡，開始瘋狂拍照但窗戶只敢開一半，因為司機跟我說窗戶全開就會有乞丐或猴子把我的相機抓走。

這裡是另一個世界，一個我完全無法想像的世界。

那時是一月底，這裡還有點冷，透過窗戶吹進來的風，微涼但是黏的我滿臉沙，因為道路都還是所謂的沙子和土，地面崎嶇到當我拍照時我都要用生命緊緊握住我的手機，以免一個窟窿我的手機就會跟我說掰掰，另一方面，我也一直繃著神經跟我的司機聊天，因為出發前，太多印度負面的消息關於強暴的事情，所以我像隻驚弓之鳥一樣，左手在努力的記錄，右手握著的是防狼噴霧器，雖然我直覺司機是好人，但還是防衛著，一路上差不多四十分鐘的車程，我每分每秒警戒著。我像是來到了五十年前的台灣，一切回到最淳樸的景象，我知道我即將在這生活一個月，一切即將的沉澱和重新已經開始。



待了一個月的瑜珈中心

規律讓自己的身心回歸到零

早晨七點天未亮，開始第一堂瑜珈課，瑜珈教室位在四樓，窗戶看出去是一大片的山，我們總是從天微亮做到太陽直直的照射進教室，溫暖的陽光總是我每天早晨清醒的救贖，當我專注在體位法時，陽光照射進來帶給我的溫度，常提醒著我溫暖和存在。

體位法 + 早餐 + 理論課 + 中餐 + 理論課 + 休息 + 冥想 + 晚餐 + 冥想

此即我每天的生活，規律到我連上廁所的時間都不會差太多，在每天的體位法裡，我可以感受到身體的變化，原來自己的身體累積了那麼多不必要的力氣和固執，瑜珈體位法很多是藉由動物的動能和姿態成立，我在一次一次的做與呼吸調整中，發現到身體延伸的可能和意志會去影響身體的氣流，呼吸也變得如此巨大，此時外在的形狀就是最後考慮的了，但我們常常會先就視覺看到的來做調整或評斷，以至於還沒走到內化就已經宣判結束。

讓我思考到關於自己身體和心的狀態，我在意的總是 **What do I look like**，而不是 **What's in my mind**。原來我過多的身體動作和裝飾是因為沒有安全感，所以必須讓自己看起來具備一切該有的，但裡子卻是空心的。

在這，每天當太陽照近來的那時刻，我每天像重生，一切從最源頭拜日式開始做，念頭只有聆聽自己的呼吸，沒有被觀看和評斷自己，當遇到較困難的動作，我如何冷靜面對自己身體，並引導身體到不被壓迫的道路上，以前的我就是強迫自己走到終點，因為我不想承認自己的弱，但在這裡我能夠真正的去面對我的真實。

身體就是文化

後來，到了德里，我住的 hostel 地點靠近康諾特廣場附近，以前德里的心臟。在這裡可以看到最極端的貧富差距，這裡有資本主義社會必備的麥當勞，星巴克和各個國外的服飾品牌，但走過一個轉角就會看到賤民一家子蹲坐在路邊，吃喝拉撒睡，旁邊就是流浪狗躺在旁邊。我無法想像他們怎麼樣世世代代生活在路邊？但我也只能像個觀光客拂過他們身邊帶給我衝擊卻不能做任何改變。



德里市中心的角落一隅



我的 kathak 老師 Mrs. swati

開始聯繫幾個在台灣查到的舞蹈機構和私人老師。很多時候人與人之間是一種直覺。第一眼見到 Swati 老師，和她聊天，就直覺是這個老師了。她是從 kathak Kendra school 畢業的，是德里 kathak dance 的最高學府，七歲習舞至今除了懷孕不曾間斷，也會固定到歐洲巡迴演出和開工作坊。她上課是嚴肅的，也不因為你是外國人或短期上課而對你寬容。此種傳統舞蹈著重在腳步的踩踏和旋轉，我從基本步伐的踩地開始，再慢慢進入手勢和慢速度的轉圈，也因為我不是舞蹈底子出身，所以我每次上課都會全神貫注的在我的動作裡，有時會感覺到某種心空掉的輕盈，念頭裡沒有雜質只有動作。一個半小時的課常讓我覺得一下子就結束，我也給老師布農族的傳統歌謠，她說有些旋律跟印度的音樂好像，只是原住民的古調編曲較單純直接，不似印度音樂的華麗和蜿蜒。在跟老師交流的過程裡，雖然表面上只是音樂和舞蹈的彼此流通，但是我覺得背後更大的意義是文化的流轉和心的深觸。

衷心感謝

企業及朋友給予流浪者計畫的贊助
您的支持將是台灣年輕人才飛翔的翅膀

2017 年捐款

截至 4 月 25 日止

黃 裕 黃淑茹 劉宛宜

2016 年捐款

財團法人智榮文教基金會

陳炳忠

普家康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謝旺霖 黃 裕

黃淑茹 王昭驊

高 圓 劉宛宜

流浪者計畫 捐款專線 02-26298558*2102

線上捐款

<https://www.cloudgate.org.tw/civcrm/contribute/transact?reset=1&id=6>

劃撥捐款 (請於空白處著名流浪者計畫)

劃撥帳號 15240382

戶名 財團法人雲門文化藝術基金會